

文註貫
通聯讀

繪圖白話四書

民國九年初夏出版

全書十四冊附贈治家格言釋義一冊

板權所有

定價

連史紙

紙

洋

貳

壹元

貳角

元

著作者

吳興駱怛軒

校對者

須江周覲光

發行者

求古齋
上海派克路益壽里
書籍局

經售者

各省大書局

出版者

上海碧梧山莊

國語四書

●孟子卷之七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
六章

孟子曰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所具之理而天則又理之所從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乎全體而無

不

盡其心者

由其能窮天理而無不

知其性也

既

知其性則知

其所從出之

天矣

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然心非徒盡而已又當有以存之性非徒知而已又當有以養之惟是

存其心

操而不舍焉

養其性

順而無害焉此心此性乃天之所與我者今奉承而不違若此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小心兢業惟恐失墜蓋

所以事天也

前之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茲之存心

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至於知天矣而或以殀壽貳其心非智之盡事天矣而或不能修身以俟死非仁之至尚非立命之道也惟知

天而

殀壽不貳

事天而能

修身以俟之

是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善之存順而浚寧

所以立命

也

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

人物之性吉凶禍福

莫非命也

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君子當修身以俟之

順受其正已

矣是故知

正命者

必擇地而蹈

不立乎巖牆之下

以取覆壓之禍彼夫

盡其道

而死者

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乃

正命也

若夫桎梏死者

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自取

非正

命也

命也

○孟子曰

我見人之皇皇焉各有所求也今姑無辨其當求不當求亦宜審其求之有益無益夫求者志在於得者也今有物於此

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

得失係於求不求

是求有益於得也

若是者何

求

乃在我者

也

若仁義禮智性之所固有者是也又有物於此

求之有道

而不可妄求

得之有命

而不可必得得與得不係於求不求

是

求無益於得也

若是者何

在外者也

若富貴利達凡物皆是也人奈何舍有益之求而營營於無益之求也哉

○孟子曰

人之生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蓋

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理之本

然也有是本然之理而不為氣拘物蔽

反身

而皆如惡惡臭

而誠

則其行之不待勉強

樂莫

有大

焉

夫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

強

恕而行

之庶幾心公理得而

求仁

之莫近

此於焉

○孟子曰

人倫日用之間皆有道之所當然與其所以然貴乎知之明而審識之精而察是在乎行習之人也乃往往

行之

而於其所當然者茫然

而

不著焉習矣

而於其所以然者昧然

而不察焉

夫不行不習而不著不察猶有待也行且習矣而不著不察尚何望乎是以

終

身由之

未嘗不行不習而不著

不知其道者眾也

○孟子曰

恥也者羞惡之良心也是故

人不可以無恥

人苟知

無恥之

為心是能改行從善

之人終身無復心辱之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人可以不知恥哉乃有

為機械變詐

之巧者

其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自以為得計直

無所用

其愧恥之心焉

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今無所用恥則即不恥一事

不若人

將事事不若人矣

何若人之有

○孟子曰

為君者當屈已以下賢為士者貴不枉道以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宜各盡其道者也我觀

古之賢王

往好在士

之善而忘已之勢即

古之賢士

亦何獨不然

大樂其約

道而

忘人之勢

士自重則君愈重士

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

夫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使之乎。乃今之士實自輕哉又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以遊之道大凡今之遊士皆有意於人之

知者也殊不知與不知在人我何預焉惟是我有自得其為我者而無所求於人世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

囂斯得其遊之道矣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所得之善尊我之德以自重所守

我樂我之義義以自安有以自重何慕乎人爵之榮則可以囂囂矣惟其然故士而

窮也不以貧賤而移不失義達也不以富貴而淫不離道也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義者所以勵行砥節於已也窮

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道者所以興道致治於民也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

焉不觀古之人其乎得志也澤加於民所謂民不失望者是也不得志也脩身

見於世所謂士得已者是也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無入而不自得也又何不

囂囂之有哉

○孟子曰人貴自立不貴因人古稱能作人者莫文王若矣然文王不世出如必待文王而後興者乃凡庸

民也若夫豪傑之士

具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有為倘與文王其人者並生一時固相得而益彰即不然而拔起流俗之中

雖無文王猶興

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而氣稟有不齊者但任天者常少而任人者常多入苟以豪傑自命則凡民也而豪傑矣是又存乎立志何如耳

○孟子曰

人之學問德器存乎內者也而往往於外之境遇徵之設有人於此一旦

附益

之以韓魏之家

鮮不侈然自足

矣

如其自視

仍

歛然則

必其謀之內者深而外物不足以為加損其識量之

過人遠矣

○孟子曰

好逸而惡勞者民情也然

以佚道使民

如播穀乘屋之類則

雖勞而不怨

喜生而惡死者民情

然也

以生道殺民

如除害去惡之類則

雖死不怨殺者

○孟子曰

欲辨主術但觀民情

霸者之民驩如虞也

其主上本欲邀結愚民故民亦一時欣喜然不能久也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君心本非以干譽百姓而民亦忘之如萬物之熙然於化日之中而不知天之德也殺之往往得怨王者因民之所惡而去之

非有心於殺之也故

殺之而不怨

馬利之往往以為功王者因民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也故

利之而不庸

馬遷善則必知誰之

所為王者輔其性之自然似自得之非有強也故

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所謂皞皞如者如此然則王霸之相去遠矣

夫君子所過者化

身所經歷之處人無不化也

所存者神

心所存主之處使神妙不測莫知其然而然也是惟天地之化

育萬物則然
而君子直

上下與天地同流

舉一世而甄陶之

豈曰

如霸者之塞其罅漏而

小補之哉

○孟子曰

君以仁厚之言加於民謂之仁言有仁愛之實而為眾所稱遵謂之仁聲皆足以感人然口惠之虛文何如實德之昭著故

仁言不如

仁聲之入人

尤深也

法度禁令謂之善政道德齊禮謂之善教皆足以得民然政所以制其外教所以格其心故

善政不如

善教之得民也

是以善政民畏之而不

善教民愛之

而不忍違

政

行則百姓足而君無不足故

得民財

善教行則不遺親不後君而

得民心

求治者宜知所從事矣

○孟子曰

能必由於學

人之所不

待

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知必由於慮

所不

待

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彼孩提之童何學何

孩提之童

慮然

無不知

愛其親也及其

稍

長也

亦未嘗學慮然

無不知敬其兄也

所謂良知良能者此也乃人於孩提稍長之愛親敬

兄而忽視之殊不知

親親

者

仁也

仁主乎愛而愛莫切於愛親

敬長

者

義也

義主乎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所以云者

無他

以愛敬發於至性分之雖一人之私然人無異性性無異情

達之天下

而無不同

也

之以滿乎至孝至悌之量而仁義不可勝用矣

○孟子曰

時有寂感心有動靜人之觀聖人者不能得之寂然不動之時而不得不驚異於感而遂通之際即以舜言之當

舜之居深山

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

者幾希

耳豈知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特未有感觸耳

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其應

甚速而無所不通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蓋其體甚裕故其用甚神寂感動靜之間豈有兩人哉

○孟子曰

有所不為不欲者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人誠能明以察之健以決之

無為其

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

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者皆於是乎在我所望於人者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

人之存心必有德而德無慧則失之愚人之處事必有術而術無知則失之拙彼夫安常處順慧知不生徒為庸福之人耳若

人之有德

之慧術

知者恒存乎疾疾

災患之中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也即如人盡臣子也彼得君父之心者其為忠孝亦易事耳安

見出人頭地哉

孤之臣孽子

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忠孝既難自致護間因之易生

其操心也

危其慮患也

必深

久之而精誠畢

故於事理之間無微不至徹無曲不通其達

也哉

孟子曰

人品不同
畧有四等

有事君人者

不過為奉事
人君之人其

事是君也

則惟以阿
徇逢迎

為容悅者也

此鄙夫之事要婦
之道不足言矣

有安社稷臣者

國家所賴以安社稷之臣彼
絕不以富貴自利為心惟

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可謂忠矣然猶
一國之士也

有天民者

非比無位之凡民乃能全
盡天理而為天之民其窮

也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
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故其

達也必

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是則非
一國之

士矣然猶
有意也

有大人者

德極其盛無意無必惟
其所在而上下化之

正己而物正者也

易所謂見龍
在田天下文

明者非聖人
其孰能之

○孟子曰

人知人世之樂至
王天下極矣豈知

君子有

性分
中之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

存焉

即如父母兄弟天倫也彼夫有父母兄弟而不知其樂者無論已乃往往夢我詩
痛唐棣興懷致傷於天倫之缺陷皆亦無如何也若君子以純孝之思而幸際

父母之

俱存

以友恭之
誼而適當

兄弟

之

無故

一堂具慶至
性藹然此

一樂也

若夫天畀我以所生之理人同
我以秉彝之良而或私累日滋

問心多疚其為踴
躍也甚矣君子則

以承

不愧於天

馬

俯而不忤於人

馬以接
動息自如此

二

樂也

既得於已又思廣以及人使傳
道無徒亦名教之憂也苟盡

得天下

之

英才而教育之

則斯道之傳
得之者眾天

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樂有大於此者乎？此

三樂也。

君子有此三樂而可窮可達可塞。可通彼勢分之樂何足與此？故曰

君子有三樂而

王天下不與存焉。

夫三樂之中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為君子者當知所從事哉。

○孟子曰

德性之與事功相為體用者也。然事功其後起者也。因乎時位德性其先定者也。本乎天成吾於君子見之矣。彼君子之行進以土地人民為之資也。如使得一國而君

之地闢而廣矣。民聚而眾矣。

廣其土

則政教之所及者弘眾其民。

民

則德澤之所施者博而吾道庶幾得以行矣。

君子不

豈欲之。然土雖廣

未盡乎土也。民雖聚未盡乎民也。仁民之心無窮而此之所及者有限故

所樂不存焉。

若使土不但廣也而且

中天下而立不

但眾也。

定四海之民。

控制六合奠安兆姓舉一世之民物皆被其治教之澤而吾道得以大行矣。

君子

豈不樂之。然此有待於時

位之至非其現在

者也。若夫君子

所性

得于天之全性則又

不存焉。

蓋

君子所性

雖得所欲

大行也。

性自如也。而

不加焉。

雖所樂窮居如也而

不為損焉。

蓋凡物之不足者可加有餘者可損由其分數未定也。惟

君子所

君子之性自天賦之為定。命自我得之為定理。萬善咸備本無不足也。何一毫可得而加一物不容本非有餘也。何一毫可得而損。

分定故也。

然

君子所

性之蘊可得而言矣。

仁義禮智。

人所同具之性也。但人為氣拘物蔽而失之耳。惟君子氣稟清明物欲無累故是四德渾全而無所虧欠。堅定而不可動搖已植。

根於心。

矣。由是誠中行外一

其生色也。

惡可已乎。但見其

晬然見於面。

焉。清和潤澤示人以可親一四德之光輝。

也益於背

馬曰厚盈溢示人可象一四德之充滿也

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馬動靜妙於從心舞

踏出於自得一四德之發越也蓋內之所積者極其盛則外之所發者不容掩君子所性之蘊如此其所得於天者本如是其全也豈窮達所能加損哉而所欲所樂信乎不足以語性矣

○孟子曰

王道以得人心為本雖非以之邀結也而感應之理自有不夾者試以文王言之當時商紂無道播棄黎老有

伯夷

者

辟紂而

居北海之濱

馬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

有

太公

者

辟紂而

居東海之濱

馬

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夫伯夷太公天下之仁人也文王得仁人之歸者凡以其善養老耳然則

今天下有善養老

如文

則之

天下

仁人

如伯夷太公

之德必將

以為已歸矣

夫文

王養

老之政何如觀其治岐者而可知矣匹婦不蠶無以衣也則一夫授以

五畝之宅

而

樹牆下以桑

使

匹婦蠶

之則

帛有所

老者足以衣帛矣

畜養不時無

五母雞

以食老也則

二母彘無

失其

孕字

時

則肉有

老者足以無失肉矣

一人不耕或授之飢又安得一事老也則授之以

百

畝之田

使

匹夫耕之

於是粒食有所出

八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

可以無飢矣

此文王治岐之政也。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有他哉？亦國民自有之利，而利之耳。如五畝百畝，不過制其

田里。也耕桑雞教之樹畜。也由是導其妻子，使即其田里樹畜之所得者養

其老。焉足矣彼五十。衰始非帛不煖，七十。衰既非肉不飽，不煖不飽

則不免於飢寒而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正此利教天下之

之民，率天下之民，養天下之老，之謂也。豈家為賜而人為給哉？此可見文王養民之政，即養老之政，惠而不費，初

○孟子曰：人君為治，必先厚民生，而後可以正民德。誠無難行之事，何今之君而不舉而行之？尚安有仁人之歸以繫天下之心哉？易其田疇。焉取民以什一而薄

其稅斂。焉則地利所獲甚豐，而賦稅所供有限，閭閻之間，家給人足矣。民可使富也。又如民財之流，不可不節也。於是治為法令。食

之以時。而非時者禁焉，定為章程。用之以禮。而非禮者禁焉，則富厚之資，以撙節而益裕。財不可勝用也。

若此者，以為養民之道耳。夫民非水火不生活。其為用誠急，宜夫人之所甚惜矣。乃昏暮叩人

之門戶，以求水火，而無弗與者。何哉？可知水火之為至足矣。乃民非菽粟不生，猶

每不如水火之足者。由上無以使之也。聖人治天下，開財之源，節財之流。使民有粟菽，亦如水火。之至足焉。

五
卷七
盡心上
六

夫穀粟不足則有無相親慳吝

戕賊無所不至其為不仁實甚

叔粟如水火則雖教化未興而相親相睦風俗人心日趨於厚

而民焉有

不仁者乎

足民之效如此為治者當知所從事矣

○孟子曰

言人之至者莫如聖人言聖人之至者必曰孔子以

孔子

所處地位而言在魯國則為魯國一人其殆如

登東山而

小魯

非魯果小也處東山之高則四封遠邇皆在指顧之內而魯失其為大矣在天下則為天下一人其殆如

登泰山而小天下

非

天下果小也處泰山之高則九州疆界皆在俯視之中而天下失其為大矣道之在孔子者其大如此

故自人之見聖道者而言其殆如觀於海者難為

水

乎蓋海者水之會未觀於海則凡水皆水也一觀於海而凡水不足以動其視矣其殆如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蓋

聖門言之宗也未遊聖門則凡言皆言也一遊聖門而凡言不足以竦其聽矣道孰有大於孔子者哉夫聖道固大豈無為之本者哉今天水行於地必源頭深遠故湍急不息欲觀水

者

有術

馬必觀其瀾

則知其源之有本矣日月麗乎天必體魄明朗故無微不照惟

日月

之有明

苟容光之

必照焉

則知其明之有本矣然則孔子之道川流原於敦化即水之由原而達委也光輝根於篤實即日月之由明而生光也其大而有本何以異此然則欲學聖人者豈一蹴所能至哉

今流水之為物也

必足此而後通

不盈科不行

進必以漸在水猶有然者况

君子之

志於道也

而可無漸乎必積累之功至於成章之地然後優而游之候其自化而聖道於我乎達矣苟所積不厚而無得於文章之著其何以盡其大會其本而達於聖道也哉

不成章不達。有固然者學者亦惟循序漸進焉而可矣。

○孟子曰。舜為古之大聖其善非止一端然有人於此自雞鳴而起自孳孳然心向為善者雖

未必即至於舜而率此向善之心其為善將何所不至乎是即舜之徒也止一端然有人於此自雞鳴而起即孳

孳然心向為利者之心其為利將何所不至乎是即止一端然有人於此自雞鳴而起即孳

舜為蹠則蹠皆從雞鳴時之一念始然則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故此心發動之初出於善即入於利出於利即入於善利

與善之間不容以髮也而舜蹠之分實始於此人可不惕然深省於謹獨之功也哉。

○孟子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何楊子者厭狗外之無實而僅取足為我充其為

即拔一毛之而利天下之大彼亦較量於爾我之間而不為也況所損有不止於一毛者而為之乎其一於為我如此有

墨子者厭自私之無用而主於兼愛充其兼愛之心即摩頂以放踵以可利天下之人彼亦毫無顧惜而

為之也況所損未至於頂踵而何不為之乎其一於兼愛如此是二子者其為執一而失其中也不待言矣時又有子莫者知楊墨之失中也執其

中其為我不至如楊子之絕物其兼愛不至如墨子之拘人然則其執中也此之為道與近之然道無定形中無定在必隨時變易與世推移乃所謂權

也今執其介於楊中而無權時之輕重以為中則楊氏執為我之一猶執一也

其為可惡所惡於執一者何為其賊吾仁義道也蓋仁義時中之道千變萬化

而為我害仁兼愛害義舉一而廢百也有衛道之責者可不嚴為之辨哉

○孟子曰飲食在人本自飢者甘食不暇擇渴者甘飲不暇擇是

皆不甘而有正味也但未得飲食之正也而所以失其飢渴害之也然豈惟

口腹有飢渴之害而失其正味哉貧賤人之所不堪即人心之飢渴也富貴人之所欲

害之也可知人心亦皆有害然則貧賤之害心無異於飢渴之害口腹人能貧賤自安而

貴審之而不失其正無以飢渴之害口腹為心害則識見高明超然於流俗之外持守堅

歸不及人不為憂矣

○孟子曰魯柳下惠吾人知其為和和者若嫌於不介矣自我觀其所守遺佚阨窮可

必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其和而不流如此豈

○孟子曰

天下之事不貴於有為而貴於有成有人於此心不安於暴棄志方勵於進修而奮然以有為者辟若掘井矣

蓋有為期於成猶掘井期於得泉也若

掘井

至九軌

之深已有及泉之漸矣

而不及泉

而遂止焉是力怠於垂成而井置之無用猶

為棄井也

然則有為者始勤而終怠進銳而退速其歸於無成也與棄井者何異哉

○孟子曰

帝降而王王降而霸世道升降之機也而心術行事之間不能無辨焉吾觀

堯舜

之於道也生而知安而行渾然仁義而無待一毫之修省蓋純乎天

性之也湯武

之於道也學而知利而行實踐乎仁義而所性之本體以復蓋盡乎仁而

身之也

夫性之者誠之至也身之者誠之存也是帝王

之道也

五霸

者外飾仁義之名以內濟其貪欲之私蓋

假之

而無其也

始而假之猶自知其非真有至於居之不疑

久假而

不歸

則又

惡知其非

真有也

是其始也用心於飾詐之為而以之欺人究也安意於功利之習而併以自欺此所以終不可入堯舜之道而為三

王之罪人也

○公孫丑曰伊尹

當嗣王之不惠也嘗

曰予不

狎

見

於

嗣君所

不順

義理也乃

放太甲於桐

使親近成湯之墓以興起其善心而當時之

民大悅

蓋悅其能行權以匡君過也及

太甲

悔過處仁遷義而

賢

又自

反之

於毫而立以為君而當時之

民

大悅

悅其能善君而生民有主也由伊尹之事觀之然則

賢者之